

1936

年，他和她

曾作为

中国

代表团

国术队的

成员，参加

第十一届

柏林奥运会，

让世界见

识了中华

武术的魅力。

她曾挥舞着

雪片似的

双刀

奥运情缘

在柏林街头

接受外国观众的

惊叹和赞美……

他把武术当作自己生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武术走向世界的先驱，

他精湛的技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

此举开创了中国武术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先河……



河北教育出版社

刘素娥 著

奥运情缘

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运情缘——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 / 刘素娥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434-6926-6

I. 奥… II. 刘… III. 温敬铭 — 生平事迹 IV. 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5654号

- | | |
|------|---|
| 出 版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http://www.hbep.com |
| 发 行 | 河北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
| 排 版 |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
| 印 张 | 13.5 |
| 字 数 | 200千字 |
| 版 次 | 2008年5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
| 统一书号 | ISBN 978-7-5434-6926-6 |
| 定 价 | 26.00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目 录

1	引子
3	第一章 蠡县城内的小拳师
4	温喜太出生
8	启蒙教育
11	罗大枪来了
17	第二章 恩师传艺
18	罗大枪收徒
20	我的母亲
24	休学回家
28	了却父母心事
31	离别
35	第三章 中央国术馆生涯
36	深造
39	张秀平舅母
46	考入中央国术馆
50	颇负赞誉的新星
55	第四章 奔赴柏林奥运会
56	第一次出洋

59	入选代表队
62	第二次出洋
67	柏林车站受辱
72	女中豪杰
77	第五章 外祖父病重
85	第六章 威震奥运会
86	上场前的窘迫
91	上场后的威风
95	心中的感慨
99	第七章 外祖父去世
107	第八章 辗转回国
108	回国路上
111	家乡之行
115	第九章 古道上的奔波
116	彻骨寒冷
119	“波涛两浮萍”
122	中途解聘
125	辛劳的纤夫
129	第十章 展露才华
130	迎来新生活
134	在民族体育大会上
140	怀仁堂汇报
143	第十一章 精心施教
144	找一个标本做试验
152	武术的基石

159	第十二章 活下来
167	第十三章 五彩旗下
168	武术之家
177	奔走疾呼
181	虎之两翼
187	第十四章 最后的日子
188	死而后已
193	人们的缅怀
202	天堂之约
205	后记



引 子

我的舅父温敬铭说：“1936年8月的这一天，是忧愤的一天，也是自豪的一天，还是惆怅的一天！”

那一天，他和69名中国运动员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这个代表队由6个专业队组成，我的舅父参加的是武术专业队。这个专业队由6名男运动员和3名女运动员组成，而其中的一名女运动员刘玉华后来成为了我的舅母。

这是中国第二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仅有一个叫刘长春的运动员。由于种种原因，刘长春只参加了100米和200米预赛就被淘汰了。

因此，中国这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意义非凡。参加这一次奥运会的队员，带着中华民族未了的心愿，带着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舅父温敬铭和他的搭档，不但经历了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还经历了大日耳曼人的侮辱，更经历了旧中国官员漫不经心的轻蔑。可以说，他们是历尽艰辛把中国武术带到了第十一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使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第一次轰动了奥林匹克的神圣殿堂。他们的表演赢得全场观众掌声雷动、喝彩阵阵，场内不时发出一次次惊叹：“奇迹！简直是人类的一个奇迹！”

表演完毕，他们谢幕十几次才下了场。

紧接着，他们又被拥上来要求签名留言的外国人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柏林日报》称：“中国武术有三大价值——体育价值、攻防价值、艺术价值。”

正在柏林考察的郭沫若、冯玉祥、李烈钧等人也观看了这场表演，他们大加赞扬国手们的精湛技艺，赞扬他们为祖国争了光，为武

术事业争了气。李烈钧对此还赋诗赞颂。

这情景已经过去 72 年了，我的舅父温敬铭诞辰已经 103 年，逝世也已经 23 年，我的舅母刘玉华也 92 岁高龄了，她于 2008 的新年来临之际离开了我们。更重要的是，第十九届奥运会即将在中国北京召开，舅父和舅母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这样的時候，我生出了为我的舅父温敬铭写这本传记的想法。让人们了解在旧中国一个武术人怎样被贫苦的父母养大，怎样从河北蠡县范字街头走出，怎样成为旧中国武术国手，怎样把中国武术带到奥林匹克殿堂，又怎样经历感情、婚姻和家庭。

第一章 蠡县城内的小拳师





温喜太出生

蠡县，虽然在县志上有“因潮湿、低洼、多虫而得名”的记载，但蠡县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看点的地方。县城西有明朝嘉靖时建的“清凉寺”，下面睡着东汉美丽的丹珠公主；城北还有东汉墓葬四座，其中三堆呈等边三角形，另一堆位于中间被三堆包围，但远处看去只见三堆，故称“影三郎”；城东北还有仰韶文化遗址，著名的“大百尺烽火台”下面藏有大量石器、骨器、彩陶、黑陶；城东还有高山仰止的皇清大儒李恕谷先生之墓。

1905年7月3日，我的舅父就出生在这个小城西北街的范字街上。

如果说，哪个男婴的出生都会给家里带来莫大的喜悦和振奋，那么我舅父的出生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就格外大，因为我的外祖父温庆林是给叔父过继的养子。西北街人们说，自从我的外祖父温庆林过继后，我的曾外祖父就天天盼望他长大成人，盼望他娶妻生子。人们还说，自从我的外祖父把我的外祖母朱氏娶进门后，不要说温家自己天天盼望着生儿得女，就连范字街乃至西北街上的人们都替温家盼望着呢。

随着那一声男婴的啼哭，我的外祖父慌忙跑到大门口，给正在等消息的我曾外祖父说：“爹，生了，生了，一个小子！生了一个小子啊！”

等到我的曾外祖父听清楚“生了”，又听清楚“生了一个小子”时，古铜色的老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哈哈大笑着说：“好哇，温家有后了，温家有大孙子了！让我大孙子叫温喜太吧！”说完就哈哈大笑着提起拐杖朝街上走去。走得昂头、挺胸，脚步震得范字街咚咚直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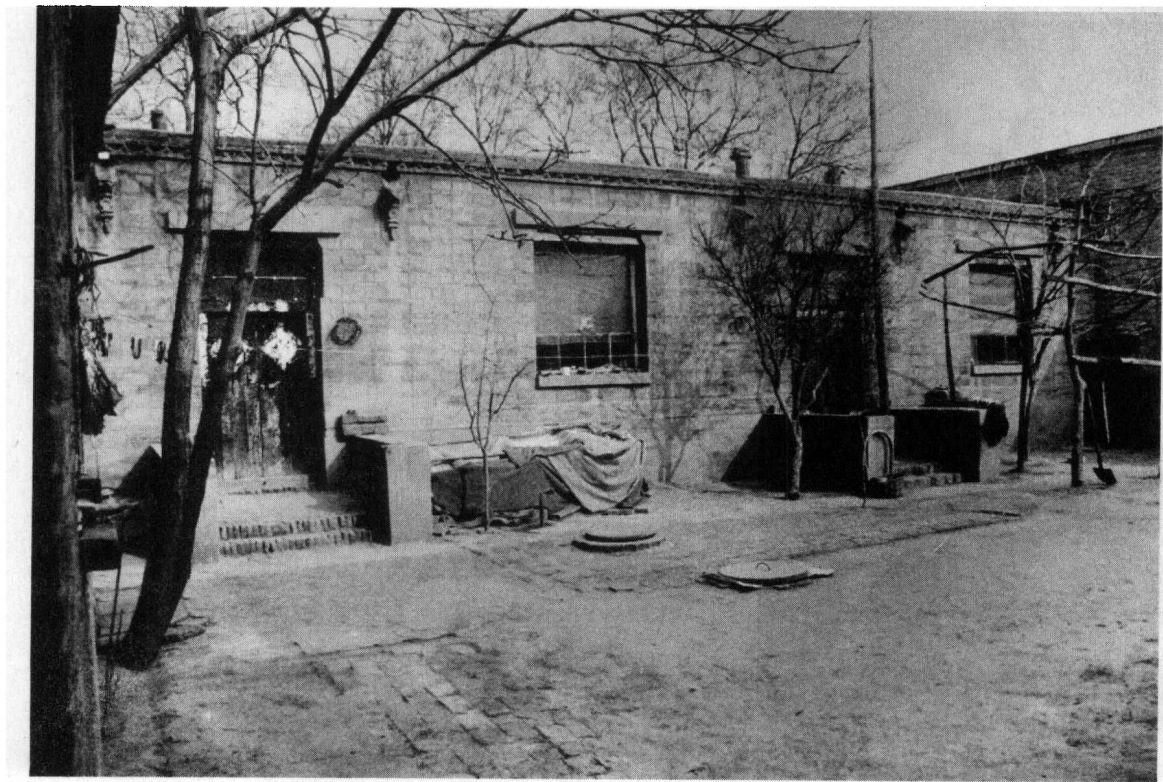
再说我的外祖父温庆林，看着襁褓中又白又胖的温家命根子，哆嗦着嘴唇，颤抖着一双大手对我的外祖母说：“好哇，好哇，你可是

给温家立了一大功啊，我温家有孙子了，我温庆林有儿子了，有顶天立地的大儿子温喜太了！”

听了外祖父的话，外祖母脸上立即飞起两朵红霞，骄傲地看着怀里的儿子，嘴里重复了几遍“温喜太”三个字，忙说：“好听，好听！就叫温喜太吧。这名字好，什么时候叫起来，什么时候都喜兴啊！”

我的外祖父生了一副朴实相，身材高大，方脸、宽额。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除去种着几亩薄地，还经营着一座小炭窑。温家也如同那个时期的人们一样，经年累月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那时，一般人家都烧不起煤炉。到了冬天，都点个木炭盆取暖。当时人们对木炭的需求也很多，外祖父烧炭的手艺极好，烧出来的木炭不绝火、不冒烟，火候恰当。

◎温家小院旧照——103年前温敬铭在这里出生





○温敬铭的父亲温庆林(上),母亲温朱氏(下)

我外祖母的娘家，是蠡县城内西北街的朱家，朱家的生活在蠡县县城属于中下水平。我的外祖母不但生了一副秀巧的面容，还有一双秀巧的手。当时蠡县城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一般都讲究穿她做的绸缎服饰。不管多么柔软光滑难以摆弄的面料，到了她手里，都会变成华丽合体的衣服。因此，说起温家，男人勤劳厚道，女人秀丽灵巧，又有了一个欢快健壮的儿子，的确算是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

街上人说这孩子会长，取了他爹的身材，取了他娘的面容。人们说的真是一点不假，舅父看上去体态匀称、宽肩细腰，黑眼睛、挺鼻梁、白皮肤。天资还极聪慧，刚会说话，就学会了许多民谣和谚语，再加上外祖母又手巧又利索，使他从小就穿戴整齐干净，说话精爽，让所有见到的人无不喜爱。

我的外祖父虽然没上过学，却会记账。记的账目一般没有差错，但那账目却没人能看懂，因为上边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字，都是他自己编的符号。他为琢磨这套符号，花了数不清的心血。所以在舅父刚刚懂事时，他就攥着舅父的小手说：“爹一辈子睁眼睛，爹就不能让儿子再当睁眼睛了，不管日子多难熬，你都得去念书识字。”

坐在外祖父膝盖上的舅父，扬着下巴看外祖父渗着泪花的样子，先是红了脸，接着重重地点头，点出了一股硬气。

那一天，外祖母正在给一家大小姐做嫁衣，舅父在旁边玩着。外祖父带着一阵风回来了。一进门，就兴奋地把舅父高高地举过了头顶。外祖母问：“什么事这么高兴？”外祖父也不答话，直到把舅父在头顶上举够了才放下来，拍着舅父健壮的小胳膊和小腰身说：“我今天去戏楼了，我在戏楼底下转了好几圈。我看着呀，在那么多孩子里头，有咱喜太那么好的腰身的，没咱喜太这么好看的

面相；有咱这么好看面相的，又没咱这么好的腰身。也就是说呀，可着霁县城，咱喜太是数着头儿呢！”

外祖母一下子也受了感染，忙放下手里的针线，又上下打量着舅父说：“就是啊，老天爷真是偏向咱们了，不但给咱们个儿子，还给了咱们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俩人感叹了一番，接下来，就又商量起舅父以后的事情。

他们越说越兴奋，商量着怎么多烧木炭，怎么多做手工，怎么多打粮食，再怎么把儿子送到学堂念书。说着，外祖母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块精致的布面亮到外祖父眼前。

哎呀，这是一水儿的金玉缎对接成一个绣球的布面。这色彩搭配得可真是精致讲究啊！在阳光下，那缎子还一劲儿地闪闪发光呢。

外祖父看着看着，眼睛就瞪圆了。他知道外祖母爱用布料边角拼接成小孩子肚兜儿和枕头顶儿什么的，可那些都是简单的拼凑。眼下这个绣球对接得实在是活灵活现，跟真的似的。外祖父鼻子上带着点点细汗，伸出粗糙的指头哗啦哗啦地摸着绣球说：“这么好的活套，我一猜就知道准是给咱儿子喜太做的。”一见外祖母得意地笑了，外祖父又说，“还是给咱喜太做小书包儿的！”

外祖母脸上悠然升腾着暖意，说：“算你猜对了，这是我攒了好几年的上好的金玉缎边角，你细看看吧，这里头一点别的布料子都没有。”

外祖父又觑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把舅父拽过来问：“你娘做的书包好看吗？”

舅父乖巧地拍着小手说：“好看，娘做的书包好看。”

外祖父说：“儿啊，背了这么好的书包，可得把书念好啊。”

舅父激动着小脸说：“爹，我准能念好！”一句硬生生的话，把外祖母说得心里更有了底气。

不过，外祖母还是拍着舅父的脸蛋儿说：“儿啊，光说不算，过几天把你送进学堂，把书真念好了才算好样的。”



启蒙教育

童年的舅父终于背着新书包上学堂了。这书包自然牵扯着人们羡慕的目光，人们既惊异书包的面料，也惊异书包的做工。

在舅父上满一个月学堂时，我的外祖父就到学堂门口等着先生去了。

先生一出来，外祖父连忙迎上去问：“先生，我儿喜太他念得行吗？”先生上来便朝外祖父伸了大拇指，说：“你家温喜太行，你家温喜太行啊。他不但字词学得好，算术还算得精呢。这孩子，日后保准是个好料子。”

外祖父听完便吃了一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只知道笨拙地一个连一个地给先生作揖。

到了家，外祖父嘴唇还在打着哆嗦。外祖父跟正在做针线的外祖母说：“太他娘，听了先生那句话，比给我块金子还强啊。一块金子终有花完的时候，咱们有了这么好的儿子，就等于有了数不清的金子啦。”

那些日子，外祖父母每天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着舅父写字。虽然舅父写的方块字他们几乎都不认识，但他们也要看。他们要看那笔道平不平，字行直不直，纸面干净不干净。

蠡县自古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民俗剽悍，具有尚武之风。

在20世纪初，旧官府对义和团起义的余惊未消，担心再聚集为民间武装势力，一再下旨严禁舞刀弄棒、练拳习武。对屡禁不止者，以“拳匪”“拳乱”问罪。一时间，蠡县习武之人悄然隐退。

到了民国成立后，世面上环境好转，原来远走天涯的义和团拳师们陆续回来了，习武之风才又渐渐兴起。这时的舅父温喜太已经懂得一些事理，也学会观察和思考一些事情了。

1912年民国后的一系列新主张，舅父虽然几乎一窍不通，但无处不在的新气息也在铸就着他的人生品质。他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跟着邻居练习武功的。在蠡县城范字街坐北朝南的小院里，从黎明时分到夜半人静，便有一个矫健敏捷的小身影舞拳弄脚了。

外祖父母是典型的小城贫民。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安安生生地忙于一家人的生计，对世面上的政治风云差不多从不参与。可是少年舅父在一些事物上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敏锐，尤其一提到义和团起义造反的事，眼看着他就激动起来，两只小拳头也在咯咯地发力。

西北街有一位很有口才的老人，脑子里攒着许多故事。这老人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起义和后来义士们被追杀的经过。到了夜里，街上许多人便聚到老人家里一起谈今论古。那议论又神秘又刺激，少不了说些打打杀杀流血死人的事情。那一阵说得最多的是义和团怎样奋起斗争，又怎样惨遭镇压，许多壮士的鲜血染红月明河水的情景。在这些入里，有的自己曾经参加过，有的亲戚朋友参加过。即使没参与过的，对义士们也有一种揪心揪肺的感情。讲到悲痛处，大伙常常连声哀叹，泪水不止。后来人们发现，挤在墙角的一个小人儿也常常握着



◎如今的范字街——童年温敬铭每天沿着这条路去上学堂



小拳头听得仔细，还常常面带泪痕。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有知道的说是温庆林的儿子。那人便问：“孩子，你为什么落泪？”

“他们可怜。”

“你怕吗？”

“不怕。”

“要让你跟着去，你敢吗？”

“敢！”

“你不怕死？”

“我学会武功就死不了。”舅父说着，小身子绷得直直的，眼睛里喷射着勇气。

人们便说：“哦，温家要改门面了。”

舅父从这时起，就开始知道了洪秀全、义和团、太平天国，开始了对民族英雄的敬佩，也开始了对镇压义和团刽子手的愤恨，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开始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扎根了。

在众多的英雄好汉中，舅父最崇拜的是本县一个名叫鲁锁的好汉。

当年的鲁锁是蠡县城内家喻户晓的人物。鲁锁英勇无畏，冒着洋人的洋枪洋炮，带领弟兄们攻破了高家庄的洋教堂，杀了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为民众出了一口恶气。但最后鲁锁不幸被官府抓捕。鲁锁在监狱里，面对酷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独自承担了杀传教士的责任。官府给他判了极刑。行刑那天，粗野的寒风硬生生地吹着，乡亲们扶老携幼流着泪赶到法场与好汉辞诀。去法场的路上，带着重镣浑身伤痕的好汉鲁锁，挺立在颠簸的囚车里。面对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英雄眼睛热泪，抱拳惜别：“乡亲们，鲁锁谢啦！”“鲁锁谢啦，乡亲们！”乡亲们一路洒泪紧跟着囚车，声声不停地高喊：“鲁锁好汉，好汉鲁锁！”鲁锁高呼：“掉颗脑袋不过碗口大的疤！”“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人群里有人高喊：“好汉鲁锁，唱上一段！”“唱上一段，好汉鲁锁！”好汉鲁锁果然不凡，望望四下里的乡亲，横起头来，挺直身子，激昂高亢的梆子腔立时响彻了蠡县城，响彻了通往法场的古道。人们的掌声、喝彩声如一阵阵巨浪掀起。到了法场，刽子

手早就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了。第一刀砍下去，英雄还在叫骂；第二刀砍下去，叫骂声连连不断；第三刀砍下去，叫骂声还不绝于耳；第四刀砍下去，叫骂声虽然停止，双目还在喷着怒火；到第五刀，英雄鲁锁才算断了气。这个悲壮的故事，舅父听一次哭一次，再听一次，再哭一次。之后，一种抵制强暴、精忠报国的傲骨和豪情便形成了。

外祖父母看着儿子练习拳脚的小身影，常常既得意又疼爱，还有些担心。

在一个黄昏，外祖母做熟了饭菜并且已经叫了好几次吃饭，眼看着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开始发凉，红红的高粱米饭也没了热气，可院里站桩的舅父还是不肯下来。

暮色里，我的外祖父看着桩上的儿子，神清气定、凝神敛目的样子，心里好生奇怪：这么小小的人儿，怎么跟个小道士似的？透过一脸的凝重和深沉，就知道这孩子在与自己的小身子较劲儿呢。外祖父看着看着，便对外祖母说：“看来，武艺在这孩子心里是扎下根了。”

外祖母一听，立时慌张地说：“那可不行，练练拳脚，壮实壮实身子就行了，可别成了嗜好。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身上有了功夫，少不了惹是生非呀！”

外祖父又看看舅父，对外祖母说：“没事，咱这儿子不是惹是生非的脾性。再说，他跟的师傅也是正门正路，这事我早打听好了。”

罗大枪来了

有了舅父后，温家就盼望着能再生个儿子给舅父做伴。那年代的人们，真是太喜欢儿子了。每家每户不要说一两个儿子，就是五六个、七八个谁家也不会嫌多呀。

看来，温家的人丁的确不够兴旺。温家一年一年地盼着，盼到舅父好几岁时，外祖母才又生了一个儿子。